

前美国秘密勤务局长

鲍曼回忆录

林天斗译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前美国秘密勤务局长

鲍曼回忆录

林天斗 译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内部发行组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226(社)52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3 \frac{1}{2}$

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80千字 定价(4)0.43元

出版說明

本书作者是美国秘密勤务局十三任局长尤·鲍曼。他在秘密勤务局任职达三十三年之久，担任局长也有十三年，这本书是他辞职以后写的回忆录。原书共十九章，本书只选用了十三章，其他六章绝大部分是写该局如何对付伪造美钞等刑事犯罪活动的。选用部分我们也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删节，但是仍有不少地方颂扬美帝头子、污蔑人民群众以及对美国的所谓“物质文明”进行自我吹嘘。本书仅供领导同志与有关人员的参考。

目 录

一、	我担任了局长	1
二、	经受了第一次考验	3
三、	一批危险的人	9
四、	保卫杜鲁门总统	17
五、	杜鲁门总统的家庭	29
六、	布莱尔大厦前的一场枪战	36
七、	新总统就职前的神秘旅行	44
八、	白宫的警卫措施	56
九、	艾森豪威尔及其儿孙	62
十、	另一类凶手	70
十一、	艾森豪威尔的旅行	80
十二、	尼克松在南美遇险	95
十三、	我所保卫的最后一位总统	98

一、我担任了局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电话响的时候，我向两个正在同我谈话的特工人员扫视了一眼表示歉意，并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我们正在为那天下午要执行的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拟订行动计划，即使没有讨厌的杂务打扰，时间也不太宽裕了。我看了一下钟，已经是上午九点五十分了。我拿起听筒喊了一声，尽可能想推托一下了事。

“是鲍曼先生吗？”一个接线生的声音问道，我回答说是的。“马洛南先生从华盛顿给你来电话。”电话里传出当时秘密勤务局局长詹姆斯·马洛南的声音。他不提任何客套，说道：“我是詹姆斯，听着，过十五分钟有一架飞机从拉瓜尔迪亚飞往华盛顿。现在你马上跑下楼跳进一辆车子赶上这班飞机到这里来，不要有任何耽搁！”

坐在驶往机坊的汽车里，我一直在担忧。我知道，即使我不在，我的人员在执行整个计划时是足能胜任的。我所感到不安的是，据我了解，假钞犯阿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家伙。有一次他曾单凭自己一支枪逃脱围捕，有一次则越狱杀死了一名警卫。这种紧要时刻，我是应该在坊的。

在飞机上，我一再考虑着阿诺的案件，直到我站在局长的写字台前那刻为止，于是，他的话引起我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担忧，什么阿诺等等全都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说，“老板要见你。”

所谓“老板”就是财政部长，当时是约翰·W·斯奈德。

“他有什么事吗？”我问。

“他会告诉你的，”他说。“马上就去吧！”

从局长的声调里能听出什么口气呢？是同情我吗？不愿把坏消息告诉我吗？我怎么办呢？在去部长办公室途中，我一直在嘀咕着几十件我可能做错的事情。如果纽约分局有问题，作为督察长，我理应受到处分。我们是国内最大的秘密勤务局执行单位，过去的一年，伪币案大大增加，而假造支票的案件似乎比以往要增加两三倍之多。难道我是为了这个缘故要受到斥责吗？那是很不公平的。防止犯罪可不是我的职责！我的责任是在逮捕伪币犯，而不是改造他们！

在部长办公室的外屋，用不到怎样等候就立刻被召见了。他逡直谈到正题，以致使得象往常一样专心于揣测灾祸的我来不及记住他的话。“鲍曼先生，马洛南先生将要调职，”他说，“我想委派你接替担任秘密勤务局局长。你同意吗？”

他微笑地注视着我。“我猜得到你有什么感觉，”他说。“当杜鲁门先生委我担任这个职务时，我也有同样感觉。杜鲁门先生获得他的职位时也是这样的。”

对于这种对我的狼狽表示同情的做法，我报之以淡淡一笑。部长继续又问道，“你同意吗？”

我这才开了腔。“喔，是的。是的，阁下，我同意。是的，阁下。”我说。“好，”斯奈德部长说。“就这么办吧！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差——就任局长。”随即和我握了握手。

下午三时我乘飞机回返纽约。

二、经受了第一次考验

我的办公室设在财政部大楼里，同白宫里的我的保护对象仅一墙之隔。这是一个宽敞豪华的房间，放着巨大的写字台，写字台上的电话星罗棋布。办公室的隔壁是我私人的更衣室，那番富丽堂皇的气派使我无话可说。但我新得到的最不可或缺的是一位生气勃勃的秘书——艾蒂丝·E·邓肯小姐，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她给予我的帮助之大，真要使我感谢不尽。在我担任局长的整个时期内，她一直和我在一起。

原来我真想把每个人和每件事一下子都谈出来。我想把秘密勤务局所属的各个机构及其任务都谈一谈，其中有引起人们种种传说的白宫特务队、保卫侦缉队、白宫警察大队、财政部警卫队、伪币查缉处、假票侦缉局以及其他等机构。

但我知道我必须克制这种想法。如果我把这些东西一下子都谈出来，就会使人厌烦。因此，我准备按照我本人经历的先后，特别是随着我自己的着手学习并开始掌握秘密勤务局各种技术本领的先后来逐步叙述这些情况。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我就任局长后第一件真正的工作：在杜鲁门总统就职的那一周如何准备保卫他。这是一项重大的工作，对于秘密勤务局局长来说，即使他对这类工作已有了丰富的经验，也还是要使他担忧的。

事实上，总统就职期间往往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时期。这首先是因为，总统和他的家属必须从拥挤的人群中通过。而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元首将前往一定地点并将不只一次经过任何人都能

预知的路线，更增加了危险的程度。

人们已经开始从电视上看到，当时举行的就职典礼只不过是长达一周的一系列庆祝活动的一项。杜鲁门就职典礼是更为热烈而拥挤的，因为杜鲁门先生出人意料地戏剧性地击败了他的共和党竞选对手汤麦斯·杜威。

这里是一份一周大事表，至少是总统和贝斯^①、玛格丽特^②，或者是贝斯和玛格丽特出席参加的几次重要活动：

一月十八日：杜鲁门——巴克莱俱乐部在五月花旅社举行晚宴。

一月十九日：大都会俱乐部为总统举行早餐宴会。五月花举行盛大午餐。沙尔汗旅社举行午后招待会。五月花举行盛大选举团晚宴。国民警卫队军械厂举行盛大庆祝演奏会。

一月二十日：沙尔汗旅社举行早餐宴会。国会会议厅前举行就职典礼；举行就职游行；国家美术馆举行就职招待会；国民警卫队军械厂举行盛大就职舞会。

一月二十一日：华特曼花园饭店举行巨大招待会。

为这些庆祝活动筹订的保安措施写成了一册上千页的大书。这本书分发给所有有关的秘密勤务人员以及同我们配合的军事单位和警察部门的高级人员。不可能把所有这些计划和措施的细节都写出来，但其中有些要点是很有趣的：

在就职游行队伍经过的路线上的每一个进人孔和阴沟必须加以封闭，因为游行队伍中汽车速度缓慢（每小时三英里），这条

①杜鲁门夫人——译注

②杜鲁门的女儿——译注

路线又为众所周知，易使暗杀者在阴沟中放置炸药，待总统座车驶过时爆炸。

沿着就职遊行路线两旁的每座大楼和所有住在大楼上的人都必须经过检查。我们规定每个住户都得有一份足以保证他“可靠”的人事材料。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才能允许他从窗口或屋顶观看遊行。

这件工作的确是十分艰巨的。就职遊行的路线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白宫门口开始，蜿蜒前进直达国会山。在这条路线上，足足有几百座大楼，好几千户住户。

一般人认为，旅社举行的宴会，即使是盛大的宴会，也只是在舞厅里聚集上一两百位，或充其量聚集上五百位来宾而已。但总统出席的就职周晚宴却有几千人参加。其他一些活动，参加的人数也比较多。例如：参加军械厂庆祝演奏会的来宾（限于白领结盛装出席）竟达五千三百人！杜鲁门——巴克莱俱乐部在五月花旅社举行的一次较次要的晚宴则邀请了两千一百位黑领结来宾！

总统周围的人越是拥挤，企图行刺的凶犯当然就有更多的机会混进来接近他。而且，这类暗杀者也就有更多的机会，趁人多杂乱之际，策划进行其他类型的危险活动：切断总统将要乘搭的电梯的电线，松动悬挂在总统座位上空的枝形吊灯，放火，等等。

我们必须考虑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因而我们的保卫预防工作极为精细。为了说明我们采取的措施，试举杜鲁门——巴克莱俱乐部晚宴为例。如果因此你能把我们“保护”那次晚宴所采取的步骤，按照就职周内总统参加宴会的次数来计算，你就会对我们在那个活跃的社交季节中的某些活动获得一个轮廓。

正和为所有这些庆祝活动订立的计划一样，杜鲁门——巴克莱俱乐部晚宴的秘密勤务局计划，早在几周前已经拟订好了。

宴会举行的前几天，对凡是在宴会前、宴会进行时及宴会后可能同总统接触的所有旅社人员都作了保安审查。

旅馆侍者都经过调查。所有宴会上的侍应生必须经过“查验”。侍候总统本人的侍者必须是经过极为全面的保安审查的人，而且过去已经侍候过总统。

全部厨师也必须经过彻底审查。如果在宴会前，某一厨师还不能被证明确实可靠，就取消这个厨师这次的服务机会。

为宴会烹调的食物，都在晚宴前一天经过仔细检查，每种食物的样品都被送往实验室。化验合格后，指派警卫人员加以看守，直到这些食物端在杜鲁门先生和巴克莱先生席前为止。由于我亲自看过食物的化验，并在化验后布置了警卫，因此，这一次我国元首所吃的一切食物，我都可以保证。

举行宴会的那天早晨，专门有一队秘密勤务局特工人员聚集在旅社里。总统和维普（通常人们这样称呼副总统巴克莱）要搭乘的电梯，作了全面检验后，在通向这些电梯机器房的入口处布置了一名警卫，并在操纵电梯的控制开关近旁布置了另一名警卫。这两名警卫要到总统离开旅社后才撤除。另一批秘密勤务人员则对整个宴会地区是否有定时炸弹、放射性物质以及意外火灾，作了仔细的侦查。我们对一座大吊灯的锁链也作了检查，务使不论是否出于意外，都不致掉落在我们的保护对象的头上。

总统定于六点四十分到达，我限定秘密勤务局特工人员在五点三十分把举行宴会的整个地区检查完毕。

一些偶然跑来的客人在徘徊着，侍者正在安排桌子。所有的人都被通知离开这个地区。于是确定了一条外界人士进来参加宴会的通道，所有其他可能的进口都被封闭。这样做了以后，才对准备宴会的仆役逐一重加检查，允许他们各就各位。

我们于是紧接着在宴会地区对炸弹和可能的暗杀者再度进行

侦查，包括对各个角落甚至对桌面下作了第二遍察看。随着这项工作的进行，特工人员和暗探分散把守了旅社内可能进入宴会地区的所有单独孔道。把守在这些岗位上的共有八十人。我把他们布置成两个圆形，外面一圈的人数稀，接近宴会大厅的一圈密。不论总统在何处，这是特工人员围绕总统配置的传统形式。理论根据是：任何袭击都必得透过同心圈保卫人员的里一层，而保卫人员最密的那一层，当然最接近总统。

我亲自在近处监督这些准备工作。在我就任新职的最初那几个星期，我不想把责任委交别人。这样使我得到了好处，由于亲自在坊，使我学到许多东西。到了六点钟，我到白宫来找总统。我们前往旅社的那条路线，按照几周前的计划，现在已经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附近街道的交通都已改道，要到我们通过后才恢复。六点二十二分，总统在布莱尔大厦坐进他的轿车，前后都是满载秘密勤务局特工人员的车子，当然都是全副武装。汽车飞速驶往会坊。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怎么能保证没有人伪造请柬冒名混入宴会呢？当然没有一种证件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有两种办法来对付。其一是由我们自己设计入场券并监督印刷，同时，我们指定三名在研究鉴别假证件方面富有经验的特工担任收票员。任何人凡是要想假造我们的入场券来混过这些精选的目光敏锐的收票员，那是很不容易的。

作为我的预防措施，我还要求一些特工人员盛装分散在大厅里，象来宾一样走动。每一桌上都有一人，虽然他必须有谈有笑，他的眼睛却不得不停地注意四周人群，看是否有人异常而可疑地接近贵宾。

这些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宴会上用来保卫总统的一些措施的要点。对于总统蒞临的每一次庆祝活动，我们都得执行同样或类似

的保卫计划，这样一想，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多么忙碌了。

在我执行保卫总统任务的同时又得学习这门丰富而复杂的学问，这在刚开始时神经是极度紧张的。在这次的整个就职时期中，我一刻都没有休息过。好容易就快结束了。我才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我已经经受了第一次考验，突然我不再感到紧张或甚至疲倦了。

三、一批危险的人

总统及其家属遇到的主要危险来自我国国内的约五万名精神失常的人。现在我就来谈一谈这些人的情况，谈一谈他们是些什么人。只有当我们知道他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以后，我们才能完全理解秘密勤务局无休止的警惕和我们所采取的仿佛多余的保卫措施的意义。

精神失常者的管制，是我们的保卫侦缉科的工作。这个科由罗伯特·包克领导。保卫侦缉科实际上是我们对付凶手、深入保卫总统及其家属的中心堡垒，是美国所有被认为可能危害总统家庭的那些人的情报交换所。

我们档案中的这五万份材料，基本上都是属于这样一些人的：他们曾向总统或总统家属写过恫吓或猥亵的信件，或者是曾来到白宫想见一见总统或企图袭击总统。

寄信给总统的人，最初往往似乎全无恶意。他们在早期，常常在信上署了名字。信里可能对总统的政策或类似问题略有不满。任何对自己的政府怀有坚定信心的优良的美国人都可能会写这种信，但当这人病了以后，信件就会陆续而来，最后总会有一封信亵渎或威胁总统的生命。我们掌握有病情的恶化已经持续了二十年的一些人的材料，而且根据他们的通信，可以看出恶化过程的每个阶段。凡是在带有恫吓或亵渎的案件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信件是严重神经错乱的人寄来的。

当然，并非所有狂妄的早发性痴呆者都可能会杀害总统，只有那些把幻想“固定”在总统职分上的人才会。我们说，他们患

了“变态总统狂”了。总统已经不是他们想要暗杀的一个人。他们要想杀死这个“职分”，这个被他们认为是正在迫害他们的那个政权的象征。

佛罗里达州企图暗杀罗斯福总统的约瑟夫·赞格拉是这一类的明显例子。他最初曾于一九三二年企图暗杀胡佛总统。但罗斯福当选了，赞格拉就把注意力转到新任总统身上。他的子弹没有击中新总统，却杀死了坐在罗斯福旁边的芝加哥市长安东·萨梅克。

谁不太相信那些威胁总统生命的人都是那么阴险可怕的人，不妨来看一下秘密勤务局所累积的和过去几百年来全世界暗杀知名人士得手的暗杀者有关的大批资料，这样他们就会立刻相信了。

我只准备举出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因为这件案子可以清楚地说明整个问题。那就是查尔斯·吉托那件案子，他是一个想谋求政府二三等职位的无名之辈。他的“变态总统狂”，完全可以从一八八一年他暗杀加菲耳德总统前后所写的一系列的信中看出来。

1. 当加菲耳德遭受致命一击后，当坊在街上找到的一封致薛尔曼将军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刚才开枪打死了总统。……他的死亡是政治原因注定的。我是一个律师、神学家和政治家。我是忠实同志们的忠实同志。……我要进监狱了。请立刻派出军队占领监狱。致以敬礼，查尔斯·吉托。

2. 摘自这次袭击后从吉托身上查到的一封信：

致白宫。总统的死亡是无可奈何的。他这种狂热和党团结起来并拯救了合众国。人生也就算了。人的生命真没有意思。他无论在什么方式下时都会归去。我对总统没有恶意。他的死亡是政治原因注定的。

3. 吉托在作出这次疯狂的行为以后，他的精神状态迅速恶化。下面是他入狱后报上发表的他的自传中的一段：

二十年来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认为我应该做总统。当我住在奥尼大新村（在纽约北部的一批空想主义派的居住区）时，我就开始有这种想法，而且一直就没有摆脱过。当我在一八八〇年六月离开波士顿前往纽约时，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我认为我是动身到白宫去。……我的想法是，我应该象林肯和加菲耳德那样被提名选举为总统。如果我当了总统，我应该设法使我国在各方面都能得到最好的管理。我的目的将是团结全体美国人民，使得他们幸福，昌隆。

要是在今天，凡是吉托在他采取行动以前写给总统的信，无疑都会落到我们手里，我们也就可以防止整个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发生。

说到这里，我们得谈一谈我们的保卫侦察科究竟是怎样在进行工作的。且让我们从头说起，因为我们的方法，从缉捕罪犯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平常的。

首先，总统的一切信件都由白宫邮件室的受过特殊训练的人员作了拣择。这些人把所有恫吓和亵污的信件都送交保卫侦缉队——每月竟达一千五百封左右！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一是把这些书

信加以分类处理。我们保持着一套拥有两百万张卡片的档案制度，我们把收到的每一封信的详情都记录在这些卡片上。

我们所以建立这个制度，是因为向总统写恫吓或谩骂信件的人，通常都会重复的写，或是以前已经写过，或是将会再写。如果他只是写一次的人，他往往是沒有危险的。但几乎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即使他只寄过一封信，我们也能查出他是谁。如果他寄出两封或两封以上信件，我们的打击率就可到达百分之九十八。下面是我们如何保持这个比率的方法。

第一步：我们所得到的每一封信都由受过高级训练的特工人员作了极其严密的研究。他对每一封信都要填写一张列有二十四个问题的表格，注明它是用墨水写的还是铅笔写的，是用打字机打的还是蜡笔刻的。错字都被记下，任何提到过的地名，独特的单字或短语，写字母“t”时的一划，写“i”时的一点，大写字母或在单字中间划的横线等，其特点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

其次，特工人员把信件作了“精神分析法”的处理，也就是说，记下了显明的妄想或固执的观念或系统的迫害狂的迹象。后一种症状特别危险。这类人感到他们将被想象中的敌人所袭击或杀害，因而也许会乘这些“敌人”对他们下手之前杀害某人。在这种分析中，还要记下究竟使用过什么谩语和恫吓及其程度、范围。

一些特殊种类的墨水也被作了记录。往往可以根据这些墨水查出制造厂商，从而确定出采购这类墨水的零售商的地区。所有的信封则都被保留起来，因为当信封寄给总统时，上面至少必须写上“华盛顿”字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重复出现的这几个字的笔迹拿来同其他一些信封上的笔迹比较。这种方法对于内容简单的信件特别有帮助。

经过这些手续以后，特工人员现在要决定写信者究竟是否是